古华风·情怀

我的读书故事

■ 陈志荣

多年以后，我常想，要不是遇见她，要不是那个小小的图书室，可能我的命运就不是这样了，至少会晚开化几年吧。

老泰日小学在老镇中街关帝弄东头。校园不大，二排东西向的灰白平房。南进门就是一口大井，南面一排西边是办公室，东半部是高年级教室。往里，北面一排则从西往东安排1-3年级教室，校园东头中间是一个司令台。司令台南面是一个方形灰色大方屋，故事就发生在这里。

大方屋里有学校的乐器及体育器材，最吸引我的就是那一筐筐篮球。四年级之前，使不完的劲怎么发泄呢？就是打篮球。常与几个朋友一有机会就去“偷”个篮球在操场撒欢，别人都在午睡，我们则在太阳下尽情奔跑跳跃。突然有一天，体育器材室上锁了。再也“偷”不到篮球了，一群精力无处发泄的满血小子真成了热锅上的蚂蚁。围着大方屋转了一圈又一圈，想找个突破口。这时就找到了北边的广播室，那里有个小门。冲进一看，门口一个播音台，里面是几架子图书，正要往里看看，突然听到一个清脆有力的女声：侬做啥？我也没当回事，头也不回就说“找篮球”。继续往里探。这时她急了，“勿要钻进去了，书架倒下来了！”。

我已五年级，也算老江湖了，一般老师的话都不听。那天鬼使神差，居然真的被她吼住了。这时才看清是一个圆脸的小姑娘，因为急，脸也涨得粉红。“做啥一定要打篮球？看看书不是很好的吗？每天中午打篮球，别人午睡都睡不好。”原来她是四年级的学生，离篮球架最近。她说这么多书，你挑一本吧。我说看不懂，不想看。这时她说：“我给你选一本吧，你肯定喜欢，很精彩的。”说罢，她在书架前找了本书送给我，一看是《水浒传》儿童版。就这样，我在她“威逼利诱”下，心不甘、情不愿，拿着书，离开了那个播音加图书室。

想不到第二天早上上学时碰见她了。其实她就住在我家附近，应该经常碰到，只是我没注意。她一见就问书好看吗？我回答没看呢。她很失望，又盯了一句，看吧，真的很精彩。那天中午，因为没有篮球，我无聊之中就打开了书，从此被书中的精彩故事吸引。武松酒醉打老虎，鲁智深倒拔垂杨柳，林冲风雪山神庙……真叫人如痴如醉沉迷其中了。于是，第二本，第三本……

关帝弄西面到底，即是“群益点心店”，那时的人肚子里都少油水，点心店总是老街上人最集中的地方，里面的各色点心让人垂涎欲滴。那清甜软糯的双酿团，葱香扑鼻的油煎大饼，热气腾腾的鲜肉大包，最顶级的就是两面金黄的油酥饼，流淌的猪油豆沙，让人难忘！可惜就是太贵了，要一毛一个。对我们这些穷孩子来说，点心店是奢侈的。我们放学后最大的满足就是一碗开水泡饭加老娘自制榨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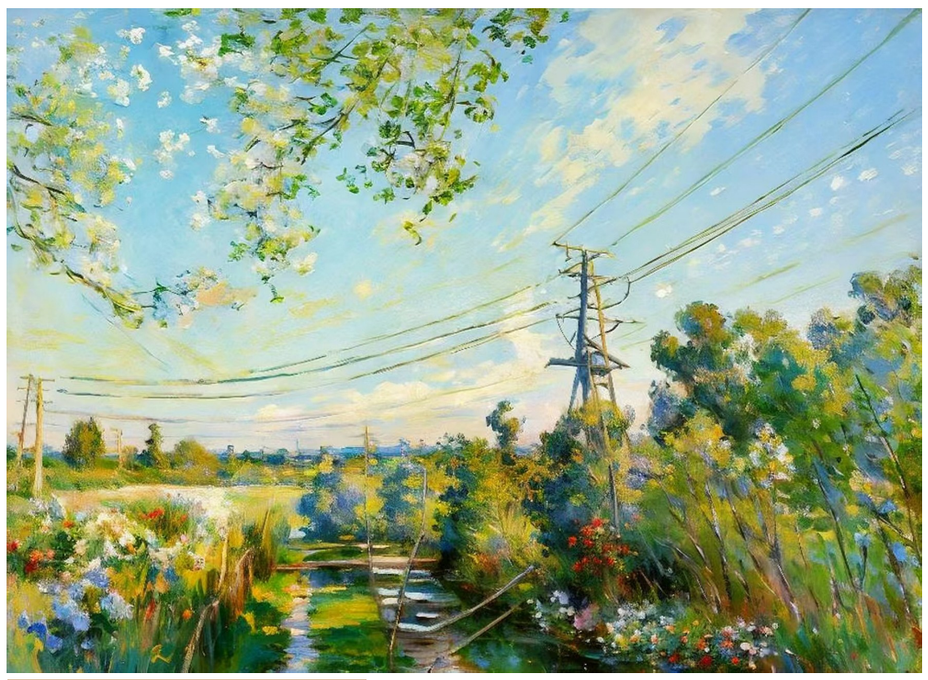
那天大姨给了2块钱，一下子我腰杆硬起来，一放学就奔向点心店，以实现油酥饼之梦。前面已排了很多人，可饼已经停止制作。我急得不时探出头往前看，生怕轮到我就卖光了。这时，我突然发现她排在前面。她注意到我的焦虑行为了，转过来看一眼，很意外的样子。我欲言又止。想不到她一会又转过头直接问你是想买油酥饼吗？我赶紧点头。“我给你买吧。”真乃老天救我了。我赶紧把粮票钞票给她。很快，她买到了。她把饼递给我时，我想也没想，掰了半个给她，她不要，我硬塞给她，后来我也吃了她半个肉包，这才完成了一个互换。

就这样，我们熟悉起来。我从篮球迷变成了书迷，接连不断地从她那里借书，不借书也会往那里跑，和她一起聊聊闲话。爱看书了，朋友圈也变了，感觉爱做的事也不一样了。小学毕业，有不到10个人考上了重点初中，大多是教师子女，老师喜欢的乖乖儿。我居然也忝列其中，实在是爆了个大冷门，从此成了读书人。

后来听说，她考上了幼师。偶尔也想起青涩往事，但终因忙于生计没进一步联系。说来也是难以置信，还不知她尊姓大名。就这么稀里糊涂，一转眼，40多年过去了。

这也挺好，相见不如怀念。

副刊投稿邮箱：
fxb_ghf@126.com
（“发现贤城之‘魅’，记录时代‘足’音”主题征文长期征稿中）



古华风 碧空如洗映新绿（油画） ■ 艾 平

古华风·校园

勇敢的小啄木鸟

■西渡小学 梁润桐

冬天到了，小草枯黄了、花儿凋谢了，万物都显得那么无精打采。只有北风兴致勃勃的，像个调皮的孩子，尖叫着跑进树林，摇起老杨树的树干，扯着它的头发，带走了它最后一片叶子。老杨树光秃秃的树枝在风中轻轻摇晃，整个树林冷清极了。

老杨树上住着啄木鸟一家。现在只有小啄木鸟独自在家，他的爸爸妈妈带着哥哥外出捉虫去了。他一个人一会儿啄啄树洞，一会儿理理羽毛，越玩越觉得没意思。于是，他拍拍翅膀飞出家门，去找他的好朋友小狗玩耍。

他们来到河边，河水已经结冰了，小狗踩在冰上蹦蹦跳跳，小啄木鸟就在旁边大声歌唱。他们你追我赶，玩得特别开心。忽然，一阵寒风吹过，小啄木鸟听到了一阵细细的哭声。他连忙飞过去，看到树叶下面躲着一只小蚂蚁正缩成一团，冻得浑身发抖。原来小蚂蚁出来找食物，被风刮到了河边，找不到回家的路了，又冷又怕，急得直哭。

小啄木鸟轻声说：“别害怕，我来帮你！”

他用嘴巴叼来一片柔软又暖和的干草，盖在小蚂蚁身上；接着，又四处寻找，在芦苇根下找到了一颗又大又饱满的草籽，送到小蚂蚁面前。最后，他小心翼翼地把小蚂蚁送回到蚂蚁洞口。小蚂蚁连声道谢，小狗在一旁也连连点头。

太阳慢慢爬到了头顶，玩了半天的小啄木鸟肚子开始咕咕叫了，好饿呀！可是他的爸爸妈妈还没有回来，家里也没有什么能填肚子的东西。他委屈地低下了头。

小狗看着他，认真地跟他说：“你怎么不自己捉虫呀？”

小啄木鸟小声地说：“木头太硬了，我怕疼。”

小狗说：“不用怕，我看你的嘴巴又尖又硬，比木头还要锋利呢！”

听到这儿，小啄木鸟红着脸，支支吾吾地说：“万一啄下去没有虫子怎么办，万一虫子咬我怎么办……”

小狗抬起爪子拍拍他，轻声说：“试试看嘛，我第一次游泳的时候也怕，怕我下去上不来怎么办，可跳下去才知道河水根本不可怕，还特别舒服呢！勇敢一点，你一定可以的！”

小啄木鸟听完，紧紧地攥起爪子，深吸一口气，眼神变得坚定起来。他飞到光秃秃的老杨树上，按照爸爸平时教的那样，仔细观察哪里有虫眼，找准位置后，闭上眼睛用力一啄。哎呀，木头没有想象中那么硬。于是他更有信心了。他睁大眼睛，一下接着一下地啄着树干，“笃、笃、笃”的声音在安静的树林里格外清脆。不一会儿，他就啄开了树皮，捉到了好多肥嘟嘟的虫子。他大口大口地吃起来，哇，自己亲手捉的虫子，真香啊！

吃饱后，小啄木鸟开心地围着老杨树飞了一圈又一圈。他明白了：大胆尝试就像啄开树皮，只要勇敢敲开害怕的那层壳，美味就在后面！从此，小啄木鸟再也不胆小了，他成了一只既善良又勇敢的森林小医生。

古华风·诗歌

与春天的对话

■ 欧兢兢

在春日轻启的门槛旁
我伫立，怀揣着期待张望
似孩童奔赴一场神秘邀约
与春天开启这场温柔私语

风，是春天的信使
轻轻拂过我的脸庞
似在温柔地低诉
那冬去春来的秘密

我倾听，溪流欢快的歌声
它冲破残冰的枷锁
一路奔腾，一路欢唱
把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壤

我轻嗅，花朵芬芳的香气
那是春天写下的诗行
每一缕芬芳，都是爱的绽放
让世界沉醉在温柔乡

春天啊，你是生命的礼赞
用色彩绘就斑斓画卷
用温暖驱散心底的寒凉
我愿化作你身旁的飞鸟
伴你穿梭在山川湖海
在时光长河里，永远守望
把这份美好，一遍遍传唱
让希望的种子，在人间疯长

古华风·人生

母亲一生的坚守

■ 孙 琳

母亲走了，她的背影永远定格成了记忆。那个为我遮风挡雨、一生都在默默付出的人，真的走了。从此世间再无唤我乳名的人，再无那个在岁月里默默伫立、渐行渐远的背影。

母亲小时候读过几年书，我不清楚她是否小学毕业，只在她泛黄的履历表上见过“高小文化”的字样。我儿时几乎未见她安安静静读过一本书，教育子女时，也极少灌输空洞的大道理。父亲工作繁忙，陪伴我们的时间有限，母亲除了上班，几乎将全部精力倾注于家务与子女的教养。因此，我们兄妹的成长路上，母亲的影响远胜于父亲，她的一言一行，都刻进了我们的骨血里。她的背影，是灶台前的烟火，是灯下的缝补，是风雨中的奔波，是我一生最温暖的底色。

母亲责任心极强，极有担当，亲友有难，她必第一时间伸出援手，像一棵坚韧的大树，为身边人遮风挡雨。大舅转业前想将长子转回老家上学，母亲二话不说，将表弟接来家中，悉心照料两三年；三舅夫妇在外地罹患肝炎，母亲又将两个上小学的外甥接来，晨昏相伴，照料一年半。父亲朋友的女儿下乡插队，离我家不远，母亲心疼她初离父母，难以适应艰苦生活，常提着吃食去探望，家中改善伙食，必少不了她的一份。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深冬的雪天，天地间一片白茫茫，寒风卷着雪沫，刮在脸上生疼。家中做了许多热气腾腾的好菜，母亲小心翼翼地装了几大饭盒，拉着我的手，深一脚浅一脚地踏雪前行。积雪没膝，分不清田埂与农田，每一步都走得艰难，三公里路，我们跋涉了近半天。见到那女孩捧着热饭热泪盈眶的模样，母亲冻得通红的脸上，漾起欣慰的笑容，那笑容比冬日的阳光更暖。我望着她在风雪中微微佝偻的背影，忽然懂得，善良不是口号，而是一步一步走出的路。从那时起我似乎学会了分享，懂得了帮助需要帮助的人是一件很开心的事。

母亲对子女一向严格，谁违反了规定轻则批评，重则家法伺候。我们居住的小镇每年几乎都有游泳溺水身亡的事发生。一到天气转暖，为了防止我游泳，她要求我放学后必须先到她单位报到，然后在我腿上盖上印章，等我回家检查印章是否泡过水。我十岁那年，我们七八个小伙伴在集市上吃饱喝足，下午2点左右便相约到3里开外的团子湾游泳。暮春三月，尽管阳光正好，河水还是很凉。加上团子湾的河很深，更显得水冷。大家游不到10来分钟便纷纷上岸。没一会功夫，就听到没上岸的小伙伴在河中心直呼救命。我迅速跳进河里去救他，刚接触到他，便被他一把抱住了我的双臂。我的手臂动弹不了，单靠用脚踩水是无法浮上水面的。于是，我趁浮上水面时深深吸了一口气，潜到水深处。被抱紧的双臂，终于挣脱束缚，很快我便把他拽上水面。最后，在小伙伴的帮助下两人转危为安。等我回家后，印章被水泡退了，小伙伴结伴游泳的事也传到母亲耳里。心想母亲定会恼羞成怒地狠狠地惩罚我了。没想到，母亲不仅没有责罚我，晚餐还专门增加一道我最爱吃的菜“嘉奖”了我。在我幼小的记忆中，母亲就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。

母亲55岁退休，一年后父亲离世。此时我们兄妹已相继工作成家，老表们也各奔东西，曾经人声鼎沸、笑语盈盈的家，骤然变得冷清，空荡的院落里，只剩风吹落叶的声响。我们兄妹商议接她同住，小妹主动提出先接，可母亲紧紧攥着老宅的门环，坚决不肯，舍不得陪伴她一生的老屋。我们无奈之下，中断家中煤气，3个妹妹轮流送饭。母亲每次见到我特别开心，她总觉得外面的世界不如家的温馨，最担心我在外面吃不好，不如家的味道好，嘴里不停地唠叨着：“儿呀，你有空就多回家，妈给你烧好吃的。”一边说一边就直奔厨房。她站在灶台前，一遍一遍地拨弄着煤气开关按钮，怎么也打不出火。母亲留给我的背影写满了无奈——在她看来，为子女忙吃忙喝是最开心的事，而如今一日三餐靠子女提供，内心过意不去。我禁不住偷偷地流泪。

母亲的背影从未远去，她在时光深处，静静望着我，叮嘱我勿忘本心，踏实前行。而我，也将带着她的爱与坚守，把这份善良、这份担当、这份不忘本的初心，代代相传，直到永远。

古华风·生活

奶奶的青团

■ 陈之昌

清明时节雨纷纷，那一缕缠绵的雨丝，总牵着江南的风，把艾草的清香吹进记忆深处。儿时的清明，是被艾草香唤醒的。清晨刚睁眼，草木的清气混着淡淡的烟火气便漫入窗来，厨房的灯影里，奶奶正佝偻着身子揉面，手背沾着碧绿的青汁，笑着对我说：“清明吃青团，一年都清宁。”

记忆里，清明前后的田埂，艾草刚长出嫩尖，奶奶便挎着竹篮踏露而去。她专挑叶嫩汁多的掐，指尖掠过草叶，沾了晨露，也沾着春日的生机。天未破晓，灶膛里的柴火便“噼啪”燃起来，炊烟袅袅绕着屋梁，映得奶奶脸上的皱纹都浸在温柔里。艾草洗净焯水，挤干水分捣成细腻的青泥；糯米粉倾入木盆，温热的艾草汁缓缓浇下，奶奶手掌覆上粉团，轻轻按压、翻转。粗糙的老茧抚过粉粒，原本松散的糯米粉渐渐抱团，化作青润柔韧的面团，在她掌心温顺地滚圆。奶奶做青团的模样，本就是一幅画。她从大面团上揪下小剂子，掌心一按，捏成厚薄均匀的圆饼，边缘透着自然的弧度，糯米与艾草的清香丝丝缕缕漫出来。我总忍不住伸手去捏，却被奶奶轻轻拍开手背：“乖，别碰，沾了手就不软糯啦。”她左手托着青坯，右手用小勺舀起豆沙馅，指尖轻拢慢捏，一个个圆润的青团便成型。指尖与面团摩挲的轻响，伴着灶膛的暖意，是清明清晨最动人的节拍。包好的青团排在粽叶上，青翠饱满，像刚从春光里摘来的碧玉珠。

调馅是奶奶的绝活。红豆挑得颗粒饱满，泡透一夜，慢火熬至软烂，纱布滤去豆皮，反复碾成细腻的豆沙，拌少许猪油与白糖，文火翻炒至黏稠绵密。手腕轻转，豆沙在盆里愈发温润，醇厚的甜香一点点漫开，馋得我围着灶台直转，咽了好几回口水。蒸青团更是讲究。铁锅烧水，咕嘟冒泡的热气顺着蒸笼缝隙往上涌，奶奶将摆好青团的蒸笼轻轻放上锅台，文火慢蒸。青团在热气里慢慢舒展，草绿渐成透亮的青碧，像一颗颗凝了春光的玉丸。奶奶守在锅边，不时用竹筷轻戳：“火要稳，猛了裂，小了不糯。”待青团通体莹润、香气四溢，掀开蒸笼的瞬间，清香撞满怀，粽叶的淡香混着艾草与糯米的气息，漫了整个小院。

一盘青团摆在面前，薄皮轻咬，绵密的豆沙便溢出来，甜而不腻，艾草的清苦与糯米的软糯在舌尖交织。温润的暖意顺着喉咙落进胃里，漫过四肢百骸，满是春日的清甜。奶奶坐在一旁，笑眯眯地看着我，时不时夹起一个青团递过来：“慢点吃，刚蒸好，烫嘴。”

如今居住在城里，超市里的青团包装精致，口味繁多，却总尝不出当年的味道。少了田埂的露气，少了灶膛的烟火，更少了奶奶掌心的温度。恍惚间，我仿佛又看见清明清晨的厨房，炊烟绕着奶奶的身影，艾草香漫满小院，那个蹲在一旁的小馋猫，等着奶奶递来一个热乎的青团——那一口，裹着春日的温柔，藏着奶奶的爱，是这辈子最纯粹的清甜。

本报地址：上海市奉贤区南桥镇解放东路866号 电话：57191515*306（报纸编辑部） 发行57191515*315 邮编：201499 印务照排 电话：57191515*315 上海浦东彩虹印刷厂承印